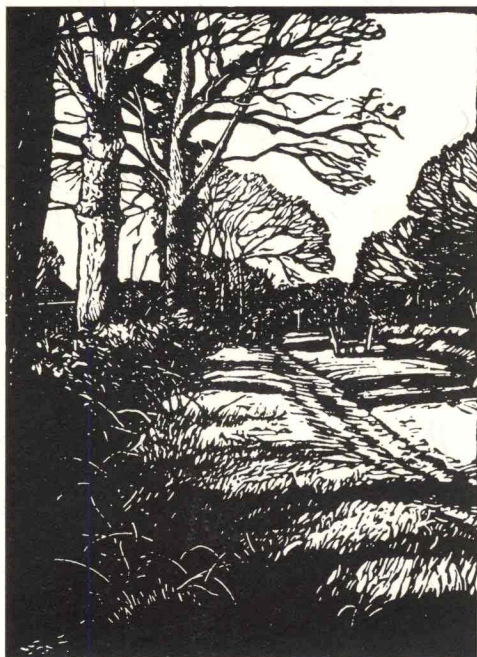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房伟 著

# 风景的诱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房伟 著

# 风景的诱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的诱惑 / 房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6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2343-7

I. ①风… II. ①房…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6.7 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2760号

书 名: 风景的诱惑

著作责任者: 房伟著

责任编辑: 黄敏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343-7/I·261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9.75印张 259千字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首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杨庆祥、霍俊明、梁鸿、李云雷、张莉、

周立民、房伟等7位优秀青年评论家成为首批客座研究员。

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批7位青年评论家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成长和进步非常迅速。借助客座研究员这个平台，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例会和学术会议，他们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重视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对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研究，有力地介入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对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70后、80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7位青年批评家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这套“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评论家丛书”，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

是为序。

吴义勤

2012年金秋于文学馆

## 序 面向人心的挑战

——房伟的批评兼及当代批评伦理的重建问题

我们现在很容易指责文学批评，正如我们很容易指责中国文学。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一起，正在被这个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边缘化，成为一对“互相鄙夷”又“互相倚靠”的难兄难弟。主流的声音依然强大，文学批评“似乎”还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文学的教育功能和意识形态规范立论。但更为严峻的是商业游戏规则的侵蚀，捧杀的批评和棒杀的批评，都成为商业炒作和自我炒作的工具。大师满天飞，惊世之作频现，在繁荣的背后，则是批评信誉的丧失。当下社会，要做一点真正的批评，是很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心理的畸形及各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都制约着批评的健康发展，但我想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批评家“说真话”的艰难以及文学批评主体性心理的畸变。有两种倾向特别值得警惕：

其一，学院派批评的自我强迫症。作为大学体制中的学科建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正在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巨大学术生产基地。而当代大学体制对文学批评最大的伤害在于，它以强硬的态度使这些被生产出来的文学批评者们，过多和过早地接受了理论训练，而不是审美的训练。这些理论的体操，背后连接着一环扣一环的庞大学术利益，正在不断被逼迫着“向难度挑战”——而不是向人心挑战。这些理论的体操，让我们的硕士、博士选手们，挖空心思设计一些高难度动作，甚至不惜伤害文本的肉身。然而，在那些眼花缭乱的操练背后，没

有诚实的人心，更没有美的灵魂。这是怎样的遗憾和心痛！西方批评家布鲁姆就认为：“真正的批评家，应该知道批评和诗歌一样，是不能回避个性的，而这种个性，则是独创性的，既指情感的偏向，又是认知的独特，更为重要的是，阅读有个性的批评，都会有精神形式或灵魂上的‘力量激活’的感觉。”<sup>①</sup>而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又如何去寻找“个性”和“力量激活”的灵魂冒险呢？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曾有过理论的爆炸，众多花样翻新的理论，既让国人大开眼界，又改变着中国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继而对文学创作造成巨大冲击。它的好处显而易见，最鲜明的就是，养成了较规范的学术习惯，训练了理性学术思维。但它被泛用的后遗症也很严重，那就是迅速将批评限定为学术，既而成为规范化的大学学科生产的标准化模本。每年大量的学位论文阅读，是一个相当沉重而痛苦的过程。批评整体水平的提高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多的是在大量学术生产中，我们很少看到“批评家”的心灵存在。当学术的书斋不能成为心灵固守的港湾，就有可能成为心灵的牢笼。我们能看到反复的、辩证的、严密的逻辑推演，看到海量的中英文掺杂的注释，看到对他人观点的周密研究，看到旁征博引的能力，更能看到刀砍斧削的理论痕迹，有时刀法娴熟，虽有肢解文本的嫌疑，但观其翩翩起舞，尚有理论快感，但有时便惨不忍睹，理论的生硬，几乎要成为强暴文本的凶器，寒光闪闪，但下刀部位常不准确，刀法也不灵活，常常是蛮干和自以为是，混杂褊狭和残忍，最后便是狼藉一片了。但是，透过这些金光灿灿的表象，我们最终看到的，还有“精神的保守和平庸”。这种保守和平庸，表现在对既定的文学史体制缺乏质疑精神，缺乏独立思考，缺乏对当代社会文化环境的认知能力，习惯于在史料的盲目堆砌中，掩盖自身的苍白贫乏——“理性的训练”最后成为“训练

---

<sup>①</sup> 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第273页，吴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的理性”，“学术的生产”最后成为“生产的学术”。还有就是审美能力，特别是批评审美能力的匮乏——对美的热爱和尊重，发现美的敏锐力，对作家和文本精神世界的洞察力，对批评文体意识的执着，对文学文本的平等的、但却独立自主的判断和眼光。在这些冷冰冰的论文中，看得到科学的分析，看不到批评的个性；看得到深文周纳的剖析，看不到批评的热情、温度；看得到貌似公允的中正，看不到批评的血性，更看不到批评者内在的精神世界——无论是困惑、质询、抵抗，抑或承受、狂喜与心灵的悸动。张竹坡和金圣叹的时代，没有什么课题和项目，也不能拿批评混饭吃，但是，在他们的批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为艺术激动的心灵，看到了独立、清澈而闪烁着智慧的“魂”。

其二，媒体批评的狂躁症。还有一种批评，同样值得警惕。那就是将批评等同于判断句，或者说道德判断句。多年前，作家王小波就说过，作判断是容易的，公兔子都知道，大灰狼坏而母兔子好。鲁迅也说过，博识家多妄，而专门家多悖。然而，大学体制内的保守，还有理路可循，而手执大棒和橄榄枝的媒体批评家，却正在占据更多的公共空间。而新世纪以来，随着博客、微博等新传媒形式的出现，文学似乎正在沦为媒体的受气小妾，而文学批评却正在沦为有关这个小妾的“丑闻”。骂人似乎是批评更好的成名方式。骂作协，骂文坛，骂作家，骂其他的批评家，从“没事骂人”到“没事找骂”，这些“批评骂家”，都在那些“短小精悍”的几百字表述中，被网络媒体进一步“删繁就简”，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加以定义和炒作，配合着文学垃圾论、诗歌裸奔学、文学评奖黑幕说等系列文学丑闻，进而达到眼球经济的效益最大化生产。而这种“假装”的狷介态度，对文学批评的伤害也很大，它让读者关注于文学事件而不是文学本身，关注于事件的刺激性而不是文学的审美能力。它粗暴的判断和装腔作势，会让真正有眼光和能力的读者丧失对文学批评的信心。它生产出对文学的窥视欲和消费欲，而不是对文学的尊重和理解。批评话语的狂躁症，其实是审美无能的表现，



也是典型的媒体话语生产的“标准配置”，看似很有个性，其实骨子里庸俗之极。这种狂躁症的批评，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症候的某种符号表征，狂躁有余，而批评则不足。更可怕的是，这种媒体批评狂躁症正在演化成一种对于文学批评的道德化和伦理化的干预，它使得对一个时代文学的正面认同变得难上加难。因为“否定”崇拜以及“否定”的道德化、神圣化，对一个时代作家、作品的“否定”正在被“神话”为“说真话”、“有担当”、“有勇气”的同义词，而对一个时代文学的正面肯定与阐释则变得“灰溜溜”和“不自信”，变成了“不道德的”、“说假话”的代名词。事实上，对一个批评家来说，是否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是检验他是否“说真话”的最根本的依据。“肯定”一个作品和“否定”一个作品并没有“道德”“水平”上的差距，关键要看批评家是否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的”内心判断，而不是代人立言或迎合某种倾向，本质上，“否定”与“肯定”都既可能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文学批评要能够具有某种建构性，对语言及美的热爱与尊重、对一个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确认似乎是更为根本的。批评如果没有了对美的谦卑和执着，怎能真正引导读者？又怎能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贡献力量？

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依然有一批青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悲壮的事业中来，以他们新鲜的活力和真诚的文学信仰，为中国文学批评输入新的血液。房伟就是其中之一。房伟的文学批评之路也有些意思。他虽热爱文学，但命运阴差阳错，让他在企业做了几年工人。这几年对他的人生磨砺，几乎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基本动力。于是，他开始将文学作为自我救赎的方式。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沉痛的人生体验，在他的身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精神伤害，比如在自卑中自傲，在装腔作势与煽情中游走，反而成为他低调进入人生和文学的精神底线，并滋养出对生命的同情和宽容，对权力的警惕，以及对文学的尊严的寻找。2002年，他来读我的研究生，样子很普通，也不善言辞，但留

下了一些各类发表的文章。后来，他不断努力，撰写了大量学术文章，出版了数本专著，最终成为我的博士生，并留在山东师范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任教。

他喜欢思考，为人真诚朴实，对文学理论也很感兴趣，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在于他的学术勇气。他的博士论文，是谈1990年代中国小说的宏大叙事问题。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话题。因为很多学术问题常常在成为学术话题之后便被泛化和淡忘了。1990年代，是文学体制和官方共同定义的多元化年代，它包含着代批评家和文学家的艰苦建设，也是中国文学的重大转折点。然而，时过境迁，在文学现场被远距离审视之后，有些问题就会浮出水面。福山和利奥塔等西方学者所定义的“宏大叙事的终结”是否真正在中国文学中同样地产生了？在原有的革命叙事转型之后，原有的启蒙和革命宏大叙事是如何耗散和转移的？新的宏大叙事是否在继续生成？如果它在生成，那么，它的形态和逻辑又是如何的？在这些形态和逻辑中，主流意识形态、媒体、纯文学体制和文学消费，又是如何共谋与对抗的？中国的宏大故事和西方的宏大故事相比，又存在哪些特点？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对具体经典文本的重评，更牵扯到对目前文学史格局的重新认知，头绪多，易被质疑，且理论建构有难度。房伟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在此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基本学术观点，并以近30万字的论述获得了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和2011年度国家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然而，他对文学史的理论建构，又是建立在对文学的审美能力和文学真诚的热情的基础上的。他爱好广泛，杂学旁收，业余在《诗刊》、《广州文艺》、《山花》等刊物发表了数十篇诗歌和中短篇小说。他也喜欢研究历史，撰有专著《屠刀下的花季》，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和思想史内涵作了一些思考。他的长篇新历史主义小说《英雄时代》因其异质性探索，经过艰难的过程，终于也公开出版发行了。这些业余创作活动，让他在学术研究中，能够有效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

而能更多地尊重文学的本性。他对作家王小波的研究更是有独到见解，例如，他以“另一种革命加恋爱”为题，将王小波对革命话语的颠覆作了新的阐释，而在王小波历史小说研究中，他也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和王小波的历史小说中，洞见了某种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悖论逻辑。那些理论文字背后，我对他那些能见真性情的朴实文字更感兴趣，正是这些率性的文字，让我们洞见了一个青年学人的生命体验和内心信仰：

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国有企业职工，接受人民群众的再锻炼，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年难忘岁月。在那个灯光昏黄、狭小潮湿的宿舍，几个月不发工资，我只能靠读书打发剩余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工作，夏夜的蚊虫、老鼠和蝙蝠，冬天冰冷的像坟墓一般的房间，都让我的读书心情变得十分古怪。在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里，原始积累残酷而愚蠢的生产方式，红色意识形态和欲望法则煞有其事的杂交，野蛮粗鄙的生存与野性的抗争，以及知识分子在公众空间可怜又可笑的文化身份，都深深刺激了我的神经，激发了我重新审视自我和时代的愿望。于是，我重新拿起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将《黄金时代》、《革命时代的爱情》诸篇读了许多遍。我发现，原来我懵懵懂懂的想法并不孤单，那就是人如何找寻自由的问题，对此，王小波早在属于他的时代就有深刻的揭示与批判，且更为坚定、热情与无所畏惧。<sup>①</sup>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也很重要。而这种好奇心，又不是建立在理论阐释的狂热上的，而是建立在对整体文化

---

<sup>①</sup> 房伟：《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世纪末文化转型中的王小波研究》，第9页，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语境的认知上的。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让文学批评似乎找到了新的武器。但目前文化研究的两大弊病在于，一是以社会学方法论替代文学方法论，二是陷入理论偏执而漠视了当代中国文化复杂的语境实质，显得缺乏理论说服力。而房伟的那些文化研究的批评论文，却写得别有韵味。例如，他曾专门研究过《大话西游》的文化接受问题。刊登于《南方文坛》的论文《文化按摩：在没有侠客的江湖》，就从一个似乎无厘头的情景喜剧中，看到了我们当下文化环境的症结和困境，看到了所谓“后现代改写”的潜话语层面，官差逻辑对英雄逻辑的胜利，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退隐，以及宏大叙事在最为流行的通俗作品中的潜在权威。而《悖论的穿越与暧昧的征服》又对网络穿越小说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近些年来，网络文学正在成为新的批评生产的增长点。网络文学不能真正为学界认识，既在于传统批评的方法、眼光、话语方式的僵化和落伍，更在于批评家敏感性和勇气的丧失。在大量课题、基地和项目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网络文学本身被忽视掉了。在那些虚假的“共识”中，如“网络文学是新媒体的技术胜利”，“网络文学是类型化消费文学”，“网络文学艺术含量低”，等等，被忽略的恰是网络文学的中国本土性特质，以及网络文学内在的丰富性。在网络传媒与部分批评家急切的定义中，很多无害的软性文学成为代表，而被遮蔽的，却是网络文学中最富抵抗性和原创性的部分。房伟从具体穿越小说文本出发，在当代中国文学这一怪异的表达中，阐释了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民族国家叙事与个人化文本的纠葛关系，并认为这些网络穿越小说，以“后撤”的方式再现了鲁滨逊式的寓言，表达了建立个体征服的神话以及新的民族国家叙事的企图。同时，他对网络传媒作为新兴媒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网络传媒对穿越小说的筛选机制和新的遮蔽，也表达了独立批评的警惕性和批判性。而这背后，则是他对草根状态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的尊敬和认同。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这样说道：“我从来不讲文

学批评的坏话，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没有比面临批评的不存在而更糟糕，我所指的文学批评是把它作为思索和分析，这种批评善于把它所要批评的书阅读数遍，这种文学批评对现实的无情的时钟是充耳不闻的，对于一年前，对于30年前、300年前诞生的作品都准备讨论，这种文学批评试图捉住一部作品中的新鲜之处，并把它载入历史的记忆之中。如果批评的不断思索不跟随小说的历史，我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便会一无所知。没有它，任何作品都会付诸随意的判断和迅速被忘却。”<sup>①</sup>中国的青年批评家们，如想真正成长为参天大树，还需在批评精神的感召下，提高文学批评修养，树立批评理想，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向人心挑战的勇气——既是针对他人，也是针对自己。要克服时间的焦虑，永远保持对文学的“新鲜之处”的谦卑和好奇心，保持对真正的好文学的敬畏，对坏文学的厌恶。永远不要“不懂装懂”的恭顺，也不要“随意否定”的粗暴。要让文学批评成为对时间的抵抗，成为一种永恒的信仰。

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更是一个诱惑的年代。现代转型的社会阶层分裂和复杂冲突，一如随处可见的引诱和承诺，都成为我们理解时代，进而以文学为“安身立命”的巨大考验。心灵的坚守和抵抗，与心灵的滋养和丰润，共同构成了当代批评者应具有品格。能纳百川之水而汇于心灵的江河，能于鸟鸣山涧的诗情画意之中体察精微细致的美妙，又能在迷雾重重的风景中洞彻冷峻的现实，于坎坷多舛的山路咬紧百折不挠的牙关，才能成为最合格的时代阐释者。我们能驾驭那些“面向人心”的挑战吗？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我们真的能如福柯所说“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吗？《文心雕龙》也曾有言：“夫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破惑，立心，建言，这些艰巨的任务，不知青年一代批评家是否准备好了

---

<sup>①</sup>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第22页，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呢？房伟的学术之路还很漫长，他的文学批评，也存在很多问题。最终他们这一批青年批评家要走到什么程度，要看造化，要看与文学的缘分，更要看他们对心灵挑战的勇气和信心。一切尚在路上。一切皆有可能。

吴义勤

# 目 录

- 丛书总序 吴义勤 3
- 序 面向人心的挑战  
——房伟的批评兼及当代批评伦理的重建问题 吴义勤 5
- 第一辑
- 论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国家叙事的内部线索与呈现形态 3
- 杂文历史小说：穿越历史和现实悖论的一种可能  
——论鲁迅《故事新编》与王小波的历史小说 22
- 破裂的概念：在先锋死亡的“伪宏大叙事”年代  
——《兄弟》的语境症候分析 45
- 荒野中的迷失  
——从张贤亮小说谈新时期文学救赎意识之批判 61
- 一本小说的三种可能  
——评艾伟长篇小说《爱人无罪》 77
- 南方：“虚幻”的诱惑与“可能性”的书写  
——评苏童小说《南方的堕落》 89
- 乡土中国的一种女性文化想象  
——评铁凝的小说《笨花》 96
- 无处诉说的炮声  
——论莫言的小说《四十一炮》 111

一部 70 年代人的青春成长圣经

——评瓦当的小说《到世界上去》 126

大约在春天：“小故事”时代六个讲故事的女人 131

暗夜的羽毛：那些似水流年的风声与舞蹈 138

## 第二辑

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穿越的悖论与暧昧的征服 149

赵本山的小品帝国与政治农民的娱乐神话 170

多元视野下的当代作家生存状态研究 184

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

——王小波形象接受境遇考察 199

殖民地微观政治学暧昧的奇观与误读

——电影《鬼子来了》里的日本和中国 216

文化按摩：在没有侠客的江湖

——21 世纪中国语境下《武林外传》的影像世界 232

## 第三辑

诗歌形象的沦丧与新诗的困境 247

《极光》十年与极光诗人群鉴 254

词韵连绵：在“现代”的背面

——戴小栋诗歌印象 273

复古与创新：链接汉语诗歌传统的“中国形象”

——评长征组诗《习经笔记》 285

后记 297



## 第一辑

作为曾是农村知识分子的罗通，以浪漫的野性精神，及对技术虔诚的道德主义观念（如估牛买卖的公正），赢得了杨玉珍、老兰、小通以及众多肉贩子的尊重。然而，野骡子的死破灭了罗通的爱情想象，无情的时代车轮更碾碎了他最后一点不合时宜的自尊。他违心地忍受着老兰和小通给牲畜注水，忍受那些关于杨玉珍和老兰的流言蜚语。他悲剧性的一生最终也以失败结束。莫言笔下那群个性张扬、无往不胜的土匪，已成为这个时代最后一群近乎绝种的没落贵族。

——《无处诉说的炮声》